

五代史補序

潯陽陶岳介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戈尚被於
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
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猶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
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而入貢九沅風動而觀政
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維淺漏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
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
於諸國竊據異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所闡得

百餘條均其年代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雜
同小該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乎類例幸將來
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宗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五代史補卷之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
大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城淮蔡間秦宗^權浚盛
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
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
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
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議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
革命之處焉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敬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伍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教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况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幕之府委以軍事洎竟至作相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

時凝式方進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
過更而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
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
陰使人來採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
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撼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
恐事泄即日遂祥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
子元璩修好于行密元璩半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
甚女妻之遷命頌罷兵初頌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

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
頌之師無能為也且歎譏之於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
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取其字上加草為萁菜下加石為
碁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兩
為舞雩下加皿為盤孟左加玉為玗玉右加邑為邗地使
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草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
邑為卬左加心為怍其令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
去未幾頌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忿怒雖
水火之不為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

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璋通婚
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
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
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
無何行密得目疾雖愈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
不爾則觸墻砥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往無
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
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

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
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
氏大喜倍道而至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
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錘以擊之正
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咷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片
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
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
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
手力有過縣令待黷之行密俱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

密每拜則聽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
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怒之且勸事郡以
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死秦彥孫儒等作
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之奔淮南也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加於諸將等
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不樂
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常恨無入陣馬今
馬生矣乃廐吏報遁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
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

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
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
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為
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
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
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詣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
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
惧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
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

愈

錢鏐封吳越國王浚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
起抵暮歸錢鏐一見欣然遽命白土書吏亦以白土書數
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綠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陰自
是怨嗟之聲頓息矣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滿及據蜀
馬洎為從事洎好詆訐建恐為所讖因問曰竊聞外議以
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洎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款對衆

因袒背以示洎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
洎知其詐乃撫背而歎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
賓佐皆失色而洎晏然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
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吾昔在神策軍時主司門魚籬見
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
才有百分之一耳何謂過當耶論者多之

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
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

州館驛巡官知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之事赫々可稱者十條列於啓事以投之十啓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啓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乃辟在幕下其激也如此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日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

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薄尉耳若能羅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隱難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擇然遂歸鉅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以其家世鄴王為在幕府僚吏見其書皆

怒曰羅隱一布衣而倖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
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人多為所侮今惠然肯顧其何
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
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
稱是仍致書于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長於箋奏成汭鎮荆南
辟為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荆南
節度使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
荆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

無處求生替故國以秋髮望鄰封而鼠竄名非霸越東身
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又云成為本姓
郭乃冒稱避本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
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因
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贖初學記一節
準忿然以為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斷
國交聘以此書為贖得非相輕之甚耶宜致書責讓汭不
納準自歎曰若然則非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
狀安可以通請併贖汭怒其去潛使人於途中殺之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
虛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
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楸聲深鎖九門霜又
云楸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為林士所稱其
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以疾衆僧忽見二青
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楸底有天春
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
隨之而入踰闔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
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
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詩乃題女子障耳南人
以歌姬為女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
隱曰只楸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
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云豈偶
然哉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滿尊師者道術
甚高為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教遊其門當僖宗之幸
蜀也觀蜀中道門宇落思得名士以至張之駕回詔滿尊
師使於兩街求不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

說一時之後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
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
困于風塵思欲脫履名利久矣以臣愚觀之非光庭不可
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
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官
光庭嘗以道德二經註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
成義八十卷它述稱是識者多之

爾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以藥一丸先生
歎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

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諸水歛其浮如是者
殆一紀人皆以為狂或聚而笑之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
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躡舟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
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
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藥即輕舉矣

上蓋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蓋縣院精究術數大為輔
傳所禮一旦疾篤徃省之且曰老夫子和尚可謂無間矣
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蓋強起素筆作偈以授
其末云但看來年二月三柳條堪作打鐘槌偈終而卒傳

得之不能測洎後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
為揚文有打鐘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于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
為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
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車
貫休為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以乎遂入蜀及至
值至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三老萬水千山
得二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泊偕大親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焉

貫休有機辯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歎挫
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並轡于通衢
而貫休馬忽墜真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慚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
為之序號西岳集行于世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
有班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
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
與裝花

五代史補卷之一終

五代史補卷之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武皇帝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
中酋長以其異命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翁為氏言非一氏
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為朱以翁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
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
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
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

武帝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揚行密常恨不識其狀
貌因使画工詐為高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
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
召亟使寫之觀其所為如何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
汝來寫吾真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分即皆下便身不
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
扇角遮其半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
筆画其背弓燃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
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鍊
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
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
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
三軍惧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篡天下而不能禦卒
為所戮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
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
唱謂之禦製至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纒轉則衆樂齊作
故凡所關戰人忘其死斯名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
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
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
壑之慮為民父母豈如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
遂叱退將斬之伶官敬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序進
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可錯呼百姓為兒既天子好
獵即合多留閒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走
飛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我知汝當死罪伶人皆嘻
笑繼和於是莊宗然其怒少霽頃之怒縣令罪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王者以車駕親臨懼
其得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
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
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
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人沒每石加二斗耗以
備鼠鵲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
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
有若張抗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

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廉知訓
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進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
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
此輦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
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
輦曰子美父兵罪當管耳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未
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
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蹤形難認復使中饋著緋驗
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猶厲聲曰朱衣終脫亡及

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為大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
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到
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
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湯
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媼秉燭
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扣關呼
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
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

南竟至封王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墀范暉自稱留後潮
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
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
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詭啓其後為子牙
殺最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
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
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時
爰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而

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者乃自為識藏之于
地唐光啓中黜柯道士徐景玄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
詞曰樹枯不用伐檀壞不頽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
後曰後來是王三潮水傷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
子孫依吾道代、封閩疆議者以為潮後祀謂王朝宗
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
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蓋
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逼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
于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

接必為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
大為韜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
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
福建有緣必變彼處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
殺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援送及審口之嗣位也
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嘗憂之因其
先人常與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號曰送供且問
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
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
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將吏無姓錢者必為
子孫後世之患矣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
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
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
讖始應豈非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
且憇于城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
曰汝車所勝幾袋荅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
兩世而國祚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
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
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
安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比誰知其只銷百兩金耶亦不
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
以為送死諸將西端李鎬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
祥歆示閒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為
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

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草下施重今大王去
草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于是三軍欣然一戰
而董璋敗

錢鏐末年患目雙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
障眼其術在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行而使執之醫人曰
可治然大王非常人也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
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
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
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房知溫為青州節使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
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驚忽暴卒但心頭微暖家人未
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
甚壯既入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此澤曰何
故食驚過差耶言之有執筆挾簿引群鬼皆怪狀攜以鼎
鑊刀机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鉄叉撥出以
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鱉之狀既熟諸鬼
分噉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其於慘毒苦痛
之狀皆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怒之日問
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荅曰不敢于是遣去將
行府君又於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我將是物
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
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
仍于懷中採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自也知溫大駭曰吾昨
覺髀寒如中瘧遂搯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
不虞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
知溫戰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若
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近理歛戢

宗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
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
士齊丘款謁之且囊空無餘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
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
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比其小事秀才
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而紙墨為詩咏以
投洞天其畧曰采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踰蹉身事蹉
跎骨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
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袍飛蒼

走黃之辯有出沒鬼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按見齊
丘窘急乃更其啓即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
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寒二字洞天始憫
之漸加以極救徐温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
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故柴女為妻以報宿
惠詔許之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于該通嘗上三書號曰
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于公卿
間議者以為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

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切權要由是衆嫉之然以其擬
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
足疾遂退居于永州北滄塘湖上以酒詩自娛先是損嘗
學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指
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逢過磐石因慙飲之
有叟長嘯至而亦慙于側損等皆不悅既而叟指桑維翰
宋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
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從事爾宜思損之甚
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

再問其事此叟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
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繫獄將櫬楚焉或有言
于臯曰此子雖非祗為詩性、間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
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念、之事若能文不口
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指
獄拋家去孰枷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臯大驚自為脫
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
時秦王為河南尹九重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俱遊其門

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
曰碧雲章句終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
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過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
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臯以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
自以出于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之未嘗警懈臯度悅
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
湖廣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
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
徃、對象吟秋月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

過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
見取舍其餘如岳乃閑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
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多臯有知人之鑒
徐寅登第歸闈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
與太原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
歎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兒望英威而瞻落未幾
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
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
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

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
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
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
即日戒閹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黃滔在閩中為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亦與徐寅對
談遂請為代謝箋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纒從羊
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敬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
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

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
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股勝于入
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于莊
宗其間亦有發言而泣下者在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
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為吾遊諂更欲罵之使
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
枯槁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
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
宗使之遽倚柱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變色索弓

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骸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為紀年天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敬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詭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唐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日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杜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五代史補卷之二終

五代史補卷之三

晉二十條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封起於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群遊徃一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頭捕捉謂之射狼或遇諸墜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君射狼

朱袋高祖至蓋射赤石也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誤而命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

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附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麾下精兵甲
禦之于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
未到朝廷時桑維翰蘇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
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
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
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通客亦且下問况大臣求見而不
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
遷

桑維翰形貌甚怪徃見之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
謁候雖冬月未嘗不兩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
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
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
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
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為報効一旦背
叛助戎狄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
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
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
猶瞑目真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

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李濤常怨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
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
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
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去
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
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事可奈何誰
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
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

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入門
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
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束彥
澤大笑卒善待之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
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
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跋恒都統掌書記
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 牧澧州觀
察判官彭繼英江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

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
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度支使彭繼勳武平
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
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
餘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
以建府庭其最為壯麗即有九龍金華等殿府殿之成也
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
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主
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有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
出丹砂委積如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寢聞其事以
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以為戎虜推奉
欣然當之美

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氏驕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
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
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戎犬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
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
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
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

據不能立功于天下乃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
思僅常快、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
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
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
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
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王上
戰爭得天下能用机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
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

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佞誣告
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
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
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
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孽自後陰晦
中見郁後竟為患爾

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鎰權出于已自稱大丞相中
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昇為潤州節
度昇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將白溫辭之宗齊立素

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
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才隔一水耳有急則可
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
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
中矣遂引軍渡江蓋誅朱瑾之黨然後解甲去備以待徐
溫之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洲不然吾家大事
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也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
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
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

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鯉者李也蓋言李昇一旦自
溫家起而為君耳初昇既蓄異志又欲諷動僚屬雪天大
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
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
履過街須必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遂曰明朝日出爭奈蕭
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
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翰飲俟其
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十字莫不詞理典瞻凝

式歎伏久之主少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
還漸時為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
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
之義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
付判官叅詳其事判官素滑楷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
棘森、逸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
慙愧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之

馮陽彬衡山人也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忌氏之

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請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

著

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
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貶其可乎彬耻
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
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
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托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
有款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
生辰必款于筵上時湖南自舊嘗七艷外又加武陵岳陽
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至時使款之實欲感動武穆

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所從負養皆能自奮
武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
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遂卿曰吾以
干謁不遂居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
名為不朽不干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
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
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
緡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因以遂瑞卿所贈盡賂綱吏
求為駕舡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一作萬里朝

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
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
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託希範得書
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由是士無賢
不肖叅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
近而理直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羅亂遊湘中值馬氏
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
金華等殿土木之功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

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搃把咽喉
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
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
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
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
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耳
玳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贖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
上乃潛戒公松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
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于溝
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今見遁去庶我可免不然旦夕
死矣于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見彩少得女既擲
偃彩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
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規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
朱鬃白馬有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
以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關時父老聞之往、竊議
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者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
若由宗頊是鞍及于鬃得毋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

戰而敗

揚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正常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惧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於衆曰揚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者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擔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羅鄴王紹威後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鞦韆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

為廂司所擒紹威更不問遽判甚狀云鄴城大道甚寬
何故駕車碾鞍領鞵漢子料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排
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姪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
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
者素重士延于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
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
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
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

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賢耶于是始召文
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
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
工事或可未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
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
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
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
主客每歲率錢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

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維祖賦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為時人所重
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
聞其名使于報慈寺住持洪道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背
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六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
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中山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
居抵于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踪
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衆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
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
之徒也佛不遺衆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
應召竄入山林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毋勞
擾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于是始點頭曰如此
則吾為汝行矣及至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
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
子徒弟大駭洪道呪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啣二子趨
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千
僧齊已長沙人長沙有大瀉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
餘家齊已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子為寺司

牧牛然天性穎悟于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畫
牛背為篇什衆僧奇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
谷在袁州齊已因携所撰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
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為佳齊已
矍然不覺間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為齊已一字
師其後居于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
東野廖凝昭禹劉子之徒莫不聲名籍甚而東野尤好輒
忽雜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已則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常
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于一途非謂通方之士若齊已

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為知言東
野亦嘗贈之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愛
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友
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因見聖
唐風雅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却有靈遺魂泣對
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鷄子黃散作
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机挑白雲真宰夜來調煖律
聲、次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裏學
步虛桂花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滌乾坤龍戰時祖龍跨

海看日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已公已道如此浩氣寰中如
獨有一簞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脚睡其為名士推重
如坊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留之命為管内
僧正齊已不獲已而受有是常快之故其友虛中示之詩
云老負峨眉月閑看雲水心益傷其不得志也竟卒于江
陵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貌曰白蓮集行于世

五代史補卷之三終

五代史補卷之四

漢二十條

高祖常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遂有天下先
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于術教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
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
祚俱不過二世矣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
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蘓逢吉未幾契丹
南寢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

自掌書記拜中書郎平章事逾年庭敏始遷授鳳翔麟遊
縣令適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
何故讓與鄙夫耶庭敏慚悚而退

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
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
高祖于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于公館久之始令
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珂在
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
久留為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頃

之吏驟去報守思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
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
不聚觀其亦有乘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
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
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徃以私鹽中人者嘗有村童
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
先入既而門司搜閱于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
行德取其監視之累以白緇手帕子而龍腦之香襲人驚

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蓋宴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
是奸人為之耳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
以寔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
啓俸以求賞也遽問其狀命親信捕之乃即日而獲其事
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肅
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
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
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
異之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
問之曰吾子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耳吾師以為如
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
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範嘗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
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驚起
顧弟而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
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
撫禦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

陵帥希萼且曰希希萼處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
在武陵北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待立必引重軍為亂
幸而思之李臯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
嫡嗣不立之却用左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大事不可拘
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有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
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
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奈何
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
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朱

逾年而國亡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表也希廣以全軍
付親校許可瓊使逆擊之可瓊親希萼衆盛恐俱夜送旗
鼓乞希萼大喜于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
聞之計無所出乃披緇衣引群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
頃之府廨火起人忽擾亂猶念訟之聲未輟其慙如此少
敵之憂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即無十一
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
鞋似漣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
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漣芒織草鞋人

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
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言懷
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
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教典寮吏縱酒為樂有小吏謝廷
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嬖之每燕會皆命廷
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衆怒往、耦語曰此輩舊
制有燕會唯用兵門守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
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

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
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
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河南尤能弄鉞
行乞過城郭往、擲起鉞度以門之高下及乘湖南士庶
頗有識之者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丈夫不如也天
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以從誨忠
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
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

姪從誨李興悲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崩而壓殺之
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李興曰妾適夢太
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李興
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慕容彥超素有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馱于
通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馱付
之曰此本宅與汝且在此吾為汝白主本使以請值物主
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
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馱收之詣府彥超憫之

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厩卒高繫
其馱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
且曰此盜者之馱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甚矣放之
必奔歸家但可躡踪而觀之盜可獲也親信如其言隨之
其馱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見戲于門側視其馱連呼
曰馱歸馱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
鎮青州也一旦方大晏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
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領縱步已從闥至中門審琦仗劍

亟之將及而城但聞錫杖鏗然入在卧内審琦驚惧之際
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
之曰僧寺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信重
梁震蜀郡人有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聞其名欲任為
判官震耻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
非有意爵祿者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
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
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惧而入覲時慕容皆贊成震獨
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

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
觀其舊將得毋加害之心宜深慮之季興不從及至莊宗
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
侯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高季興躬自入
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未闕加等及欲留摩之何以
未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於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
已決向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
季興至襄州就館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
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

死遂棄輜重與部曲矯捷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
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割
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李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
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
則師不至矣非大王之利也李興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
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李興登城望之
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也
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以四方
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爾若大王不幸或

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而起以取大
王之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
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
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李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好
類也後李興卒子從誨李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
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
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郎君而已末年尤好
篇咏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煙
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賃一故宅
居歲餘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為此宅閹吏契丹犯關時
故主與之深夜藏金銀數囊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
知之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
聞愕然欲詰責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
易而得汝慎勿言僕吾擇一吉日召汝取之可也叟以為
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為活今日一旦為
是叟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復居即日遂遷去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

皆有詩名偃矯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
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與凝議曰觀章所
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于是領其族暨
部等三千餘人且鎧仗親令而行章不敢逐遂奔河南時
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謂之曰大王姓
馬而廖來歸廖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寔國家大興之兆
其可殺之手穆王喜遂善待仍下制以凝為永州刺史圖
為行軍司馬偃為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
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濕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

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嘗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
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關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槍
見偃瘦小心輕之騎馳而刺偃垂及之偃佯為馬雲猛勢
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
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也至其子希範
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壘中出
計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
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
上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

此毋欲不與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息仍遣使召凝任為
從事至希範薨國亂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僞主授以水部
員外郎為洪州建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
不羈好詼諧嘗覽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作狝狸破一作
擬鑿狐坟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
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常患髀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
于其間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常夢人持一印授之拜捧之
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
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李卓與弟節俱在湖南幕府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
武穆王披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疋卓為謝表百
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側卓顧謂之曰常聞馬有旋風
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
營何患耶卓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
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
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洗軋
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

是往來湖湘間自稱進士邊錫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
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
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
旦為迅雷所擊仆于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
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
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敢違之耶庭瑞惧遂如教卒
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
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大以
為異

李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
情性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禮使畢至有魏博
使少年如婦人秦鳳使銜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
使在下曦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
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
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
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朋
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以為偶對常有朝使奉

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
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
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均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
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
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
為足下輕薄如羅隱爾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
也謂之宋忙兒未使能放牛滿坐皆笑

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
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鏿

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
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
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
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乾祐中有裴長官為新鄭縣令時蝗虫為災新鄭尤甚本
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岳無何蝗
虫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勅之長官素滑稽因具封
狀曰伏以前件蝗虫皆上有翅肚皮無糧來時而不自招

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史補卷之四終

五代史補卷之五

周二十三條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及河中永興鳳翔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并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為三軍推戴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

及坐忽有群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
及發而岸崩其分裂之勢在高祖足高祖棄弓顧群鴉而
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于
是三軍欣然各懷開志矣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
趙子童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後擾竊憤之乃大呼
于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
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
據床坐凡軍人之來寢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

僅數十家其間亦有致金帛于門下用為報答至堆集如
丘陵焉子童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
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識云趙氏合當為天
子觀此人才畧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
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
皇宗有天下趙氏之讖其應于斯王者死不信矣哉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
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
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反覺天尤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

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
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
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
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
堂觀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
或諫以為天子不合祥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百王
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
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
令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
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
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
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鉄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
之稍解骸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城也有司閱其庫藏
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
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
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偽劄庫墻凡金銀器用暨纒等
物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發然後申明吾當擒此輩

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而又
不謹遭賊剽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
三日各投狀明言貨物色自當陪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
以為然于是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
之深屋中使教部曲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在民間常與鄴中大商胡跌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
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胡跌氏同往問焉
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
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自躍而出者其人

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
世宗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于胡跌氏
半酣戲曰王處士以吾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是下要何
官請言之胡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
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
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
早爾及承郭氏之后踐炸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于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
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

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視陶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誅以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詐物貨賣與劉崇耳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立功之士亦于是日行賞自行伍拔出為軍廂主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

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两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又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謂世宗患諸侯之難制也夫奚思欲誅之未有其勞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

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既下江北駐蹕于建安以書召偽主主皇恐命鍾謨
李德明為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辨詞以利害說世宗使
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為鹿頂道以
凌御然後引惠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
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
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表禮將安在令又
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群痴漢何
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
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
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詞即日告歸
及見偽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偽主計
無出所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
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于
是遣使者賡書安之然後凱旋論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
不獨臨之以威抑且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体矣
陳搏陝西人能為詩教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
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

美傑且以搏曾設塲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于是
召到陶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
之書曰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拙心物外養太浩自然
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隱居于兵壑樂
我中華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塗暫來城闕決
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莫駐于帝御好爵難縻于達士昔
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
所關已令華州刺史每事須供乍及故山履茲春序緬懷
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搏
之被帝召常為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
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外
物何必使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
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常薄
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
大臣辭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問止名行曾不問
才畧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張度使張彥
澤蓄無君心早宜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

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職晉先帝潛執時亦上
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
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
者正謂此耳世宗曰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與中書安
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禮法其弟瀚娶禮部尚書
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墮座下
拜瀚驚曰大奇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拜儀濤應曰
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瀚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
又叉手當胸作歇后語曰慙無杜建謬作梁山^竇嗔嗔時

聞者莫不絕倒凡濤之于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
世宗以為無大臣終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
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
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
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
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
到而閔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陸箇月五六乃三十之
數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
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
至瓦橋關探邏得實甚喜以為大勲必集因登高阜以觀
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
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
躬不豫即日病極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
在民間也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醬金加道經一卷
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向之神人來索傘與
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

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
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州為燕者亦煙火之謂
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也時有相工視之大驚
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宗
訓要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
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
坐叱諸軍曰吾符魏王女也魏王與大尉樞密弟兄之不
若汝等慎勿無禮于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

此女子白刃於擊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
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
其福壽后不悅曰生死有命誰能挽首既足以求為活也
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為念
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于龍
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軋祐中湘陰公鎮徐
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崗周 命宰
相馮道迎湘陰公特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所推戴

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馮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
下四方謗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旦反作脫空漢
並功業盡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以對忠恕因勸湘陰
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
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
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秀秀不可謂
不知然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曰對相公是無寸底道
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道笑曰老夫不惟名無

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怨色

李相毅嘗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毅歎息久之備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毅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為建州人工于詩軋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

得所撰表章于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挽且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矣賦一篇可也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載之時謂之書樓張公家嘗謂所親太玄經見黃鍾不在戊己之位使律本從何而生乎揚子雲本通曆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為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于參鬚牛頗差其攻未知君平之學止于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矣其探討如此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于御
前深欣賞之因號其琵琶曰遠殿雷也道以其隋業每加
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是立而彈之
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後然致謝道自以為戒勸極
矣吉未能悔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藝之
可改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遇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
于此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脫畧不羈女僕百人每延
賓客請謁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
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自始後步而出習以為常復
有醫人及燒煉生數輩每乘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
處偽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形直指其故因命待詔畫
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濟嘗為嶺南刺史承裕小有
才為小詞尤工倡樓酒肆往往流布與翰林陶穀素不叶
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得當之時何以通籍亦預
扈從之數世宗躬擢之問陶曰何承裕何以知制誥否奏
曰承裕好俳諧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

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頽而入陶甚驚駭
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其無恙聞某一兩曲又
何妨陶無以抗及知高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
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淒之句適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
對屬未切春為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
旅思淒舉人大慚而去其放宕不羈動以滑稽為務也如

此
僧謨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師禮之然無羈檢
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諸肉中尤嗜蟹國主常

與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吾師莫有志願否寡人固
欲聞之謙光對曰老僧無他願但願得鴛鴦生四隻腿蟹着
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
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袖對芳叢
由來事不同髣從今日白花妬去年紅艷冶隨朝露蒼蒼
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嬉錢塘一
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
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

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八二時中兩度斷時
人謂之雀封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
云三千里也

五代史補卷之五後

五代史闕文序

明泰南京後府諸軍事錫山後學秦汴撰

嗚呼五代何時也天地晦冥之時也綱常顛
替風俗陵夷孟子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此時為特近之故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帝統
之嗣如傳舍然無逸所謂或四三年或五六
年亦其實也以故當時史無定官、無定守
兼之兵革迭興文字亦略其間故曲或諱於
勢或關於疑或論于也不知其凡幾矣識者

不能無遺憾焉有宋王元之氏乃能網羅放
失顯微闡幽作為闕文一書為史凡十七篇
於六一深為有助余嘗得之故篋深嘉歎賞
慨其刻之久湮也敬梓之以傳若夫闕氣運
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則自有全史在此特
其羽翼云

嘉靖丙午仲夏終吉

五代史闕文

宋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
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
于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
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
誠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
於耆老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五代史闕文

梁史三篇 太祖 昭宗 鳳翔 素服 待臯 昭宗 佯為 鞵系 脫呼 梁祖曰 全忠為 吾繫 鞵梁祖 不得已 跪而 結之 流汗 浹背 時天子 扈蹕 尚有 衛兵 昭宗 意謂 左右 擒梁祖 以殺之 其如 無敢 動者 自是 梁祖 被召 多不至 盡去 昭宗 禁衛 皆用 汴人 矣臣 謹按 梁祖 以天 復三年 迎唐 昭宗 于岐 下歲 在甲子 其年 改天 祐至

宋陳林學士王公撰

梁史三篇 太祖 昭宗 鳳翔 素服 待臯 昭宗 佯為 鞵系 脫呼 梁祖曰 全忠為 吾繫 鞵梁祖 不得已 跪而 結之 流汗 浹背 時天子 扈蹕 尚有 衛兵 昭宗 意謂 左右 擒梁祖 以殺之 其如 無敢 動者 自是 梁祖 被召 多不至 盡去 昭宗 禁衛 皆用 汴人 矣臣 謹按 梁祖 以天 復三年 迎唐 昭宗 于岐 下歲 在甲子 其年 改天 祐至

國初建隆庚申歲終立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觀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已下實錄不傳于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正及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繫之事恥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即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

得行其志有所警誡不可不書

廣王全昱

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閒燕惟親王得與因為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碣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汝血吾族矣安用博為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祖史叙廣王全昱傳曰

昱朴野常呼帝為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
梁祖弒二君昭宗濟陰弒一皇后何皇后名臣
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入汴盡誅朱氏惟
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
與尼訟田宅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嗣耶
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
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要巢

司空圖

賊之乳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
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
以詩酒自娛屬天下版蕩士人多徃依之互
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
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
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謝病復歸中條
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素辱
居士其所居曰禎昭谿上結茅屋命曰休
休亭常自為亭記云已上梁臣謹按圖河中

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
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
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
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
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
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
久之微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
文曰恣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

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
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
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
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迓
乘輿即時奔問渡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
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乎相位
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
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
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

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
即台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
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
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本字 起本諱 翔李振杜曉
楊涉等皆唐朝旧族本心忠義立身重侯累
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
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
招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後唐史七篇

武皇

世傳武皇臨薨

終于晉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

以三矢付莊

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
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
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
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温汝能成吾志死無恨
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
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
負之以為前驅凱還之日隨俘截納矢于太

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也
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小有告過失必寘
于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即
為撫箭之狀微瞋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
賜與甚厚

莊宗

莊宗嘗因博戲觀骰子米有暗相輸者心悅
之乃自製暗箭格凡博戲並認米之在下者
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

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張承業

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
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
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
王擔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
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
即六位可乎云云其下事具莊宗曰李諸將
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

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也矣即
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實錄叙承業
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
諱之也

張全義 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賜張言名全義入梁改名宋奭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松茅甲
辰歸大內梁史稱上不豫殿秋暑幸宋奭松
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岐亭崇政使 梁改樞密為崇政
諸司並止于河南令解署世傳梁祖斃全

義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欲
刺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
罕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
朝夕死在頃刻得他 他謂梁祖 救援以至今日此
恩不可負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恩
也臣謹按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
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
二十二年傳書齊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

繼之辭曰臣下其書未下其夜豈有天子幸
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究明矣况全義本出
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用為澤州
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
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
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
迹朱梁斷喪唐室惟勤勸課其寔歛民附賊
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錢馬以補軍實及梁祖
為友珪所弒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

平中原全義令與恭鞠李振等族誅又通賂
與劉皇后仍請莊宗幸洛言臣已有却天贖
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
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
即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
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
莊宗賤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判畧曰侵奪父
權惑亂家事擬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
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維貫方正文章之

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于枯
木之下朝野寃之洛陽監軍使常收得李太
尉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
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斯蓋亂世之賊
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則多晉天福中其子繼
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
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
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關
文粗論事迹云

明宗

明宗出自戎虜老于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
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
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
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
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為小
康

安重誨

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

從璋奮槌擊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脩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諱避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清泰帝

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覃京師父老迎帝于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

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晉史一篇

晉高祖

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穰鄉伐伐樹，仆自分為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晉梁帝藏于武庫時莫詳其

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
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即申
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
姓也史已上晉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
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
在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
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識書云天十四載石進
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于晉也豈
不明乎而拆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且入西

漢史二篇

王淑妃許王從益

王淑妃明宗妃也從益明宗幼子也

而見于漢史者為漢祖所殺故也

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
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
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兒為契丹
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
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祖實錄叙淑妃

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有侯命蓋諱之耳

劉洙

漢隱帝朝洙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洙盡

誅周祖之家即周祖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

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洙

下獄使人責之漢史在洙對曰某為漢家戮叛

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按周世

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洙之忠言諱而不

載洙今有子李和擢進士第

周史四篇

周太祖馮道事迹相因故

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為樞密使將兵伐河中

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疾請告

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

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

祖曰相公頗知博乎時周祖始周祖微時好

蒲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議已勃然变色道曰

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

者心怯而輸守貞在晉累典禁兵自為軍情
附已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
恩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
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後周祖以便
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
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關漢隱帝兵敗遇害于
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
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兼侍中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

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
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繆語
今為繆語入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
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王峻

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
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欲親征遣使諭之使
故高州團練使翟守素峻見使受宣訖時惟
也嘗與臣言已下事迹傳口
宣無謂使曰與其馳還附奏陛下謂周言晉

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
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
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
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
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時彥超據使還具奏
周祖自以手提耳目使者曰幾敗吾事

世宗符皇后

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
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

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
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
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
為后臣以為術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
之位安可無妄而求公侯其誠之

王朴

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
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
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

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名位雖

高亦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

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之而出臣

謹按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關

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

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稱

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宗安之體中無

五代史關文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

五代春秋卷上

宋尹洙撰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於汴州戊辰改元建汴

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

戰於潞城思安師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州

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

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七月戊申淮南張灝弒

其君偃吳人誅張灝秦人來是雍州同州劉知俊敗
秦師於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
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彥恭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於圓丘三
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
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
州劉知俊叛附於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
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
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
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圓丘秦人來侵靈州
陝州康懷英侵秦州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
師敗於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月
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唐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
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於晉王景
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
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趙晉師圍邢州二月晉

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
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
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棗強進次蔣
縣圍之晉人救蔣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四
月己巳帝遂幸京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薛昭
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
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
叔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十一月甲寅葬太

祖皇帝于宣陵

末帝

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
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
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
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
下

正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賀

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此來歸六月晉王入魏
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十一月劉鄩帥師侵晉
十月誅友攷十一月改元

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
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取衛州洺州六月晉
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
寶叛以地入于晉滄州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
人又取貝州盜殺鄭州王檀

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
人來取楊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
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師
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
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邠
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柵三月兗州張守進
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
璿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

璜及晉王戰于河曲璜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師敗績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執其君鏐四月陳州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為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中都彥章歿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
已卯帝至汴州誅張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
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
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圓丘四月秦
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堯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
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
張全義第

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
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先胤
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
郭崇韜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
降

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義及
李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盜發貝州陷鄴都
李嗣源帥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漢州誅康延
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符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
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日丁亥朔郭從謙弒逆

帝崩于絳霄殿

明宗仁德皇帝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莖莊

宗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常說八月乙酉朔日

有食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二年二月誅郭從謙三月荆南高季興叛附于吳盧

臺成軍亂房知溫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

水汴州朱守進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

誨害任圜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

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

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

協薨二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

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圓丘改元九月東川

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御國

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朔後二十一日契丹與唐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河南馬希聲薨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王子從榮為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歿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五代春秋卷下

宋尹洙撰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

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

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閩王

延鈞薨大饑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

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
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
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
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
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
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
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雁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

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溫

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

吳三月庚辰幸汴州趙瑩使契丹六月天雄軍范延

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

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彥饒盜殺安州周瓌越王元

瓘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

赦之十月建汴州為東京馮道使契丹

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

水閣人弒其君胡

五年五月安州李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

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全奔吳六月

放吳俘還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

幸鄴都十月襄州安重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

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

榮遁歸越王元瓘薨

七年正月杜重威克鎮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

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克

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

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

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

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

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
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
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
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八月甲戌日有食之十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
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
師入于契丹皇甫過沒於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
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
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
丹德光遁歸死藥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郇公
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
拒命八月越王弘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
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

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盜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侖十一月殺李穀壬申葬高祖皇帝于濬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弘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延偃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蘓逢吉劉錡郭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範弒其君希廣王峻

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

希範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寇州慕容彥超拒命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

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

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人復楚地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

二月誅王殷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圓丘改元帝不

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世宗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

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

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

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

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

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晉王
崇業
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
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乙
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八月長安
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
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秦三州來歸
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師圍其城丙午克
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

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三州
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
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
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

五代春秋卷終



大清宣統元年

正月甲辰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曝書亭舊莊

木葉一春表裏空虛

五代史補五卷

陶岳(字滄陽)撰 鈔本

一冊

附目：

五代史闕文卷 王禹偁(字鉅野)撰

五代春秋二卷 尹洙(字)撰

89745

春野